

陈元魁◎著



花儿 是心上的油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花儿本是心上的话，

不唱时由不得个家；

钢刀拿来头割下，

不死时就这个唱法。

陈元魁◎著



花儿 是心上的油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儿是心上的油/陈元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958-0

I. ①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3740 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 涂俊杰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42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7.625 插页 3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958-0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1

天麻麻亮。

憨哥从家里出来，戴着鹰嘴啄食的毡帽、兔毛耳套，穿着老羊皮半氅。眼看大雪节气，没有下雪的迹象。干冷干冷的天气。背着背斗的憨哥缩着脖子，胳膊下夹着粪叉，袖着双手。远看，不像二十一岁的青年。他的老羊皮半氅穿了六年。刚上身那一年，除了寒冬腊月进城、走亲戚，他舍不得穿它。闲放着怕蛀虫，隔三岔五挂在太阳下晾晒、抖毛，伺候先人一般，还得提防贼娃子。后来时时刻刻穿着它，拾粪也穿。结果是后背的皮板被背斗磨磨蹭蹭露出里毛，肩头也被背斗勒开一条破口。

沿大路转了一个时辰，没见一泡粪，路上却有粪叉划出的痕迹。憨哥发现路边枯草后边有一泡大粪。喜冲冲把冻成整块，粪叉一碰咔啦啦响的大粪挑进背斗。向西望去，十几头牲口的脚户驮子逶迤而来，领头骡子的青铜“噪子”欢快地响着，三个脚户追随左右，垂头缩脑半睡半醒的样子。脚户驮子从眼前经过，蹄声越去越轻，憨哥等着厕下几泡粪的指望落空，决定去河边看看。去河边饮水的牲口会给他一点安慰。

到河边愣住。青白冰盖横在眼前，把往日一刻不肯安静的河水封得严严实实。封死了也好，可以踩着冰桥去河中央的沙梁。半月前，以及后来几天，他来河边拾粪，发现河中央沙梁密集的黑

刺丛中，一闪一隐地蹿着十几只尕拉鸡儿。大约黑刺丛有它们的窝。只不知一夜封河的冰盖结实不结实。

憨哥用粪叉戳几下冰面，咔咔的响声证明，水浅的地方已经冻实。小心踏上冰面前行几步，犹豫起来。如果踩裂不结实的冰盖掉进河中，会让刘香受到惊吓。临盆的女人最怕惊吓。看那干净冰面，薄得镜儿一般，能看清冰下流动的水影。憨哥把背斗支在岸边，用粪叉探路，一步一小心地踩着冰面过河。曾听贵德的亲戚说，河面一旦封冻，就不会开裂。走过封冻的黄河冰桥，有些地方能看清冰面下流水，可牲口驮子照样来去，单人行走更不在话下。事实证明亲戚说得对。虽然脚下的冰面几次发出碎裂的声音，毕竟让他走了过来。

黑刺丛的枯叶残枝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憨哥蹲在地上，用马尾绾了三个扣子，摸到长得最旺的一丛黑刺边沿，观察片时，把扣子下在尕拉鸡必经的地方，猫腰向沙梁东头走去。他得从东往西喝撵，才有可能让尕拉鸡入扣。

刚摸到沙梁东头，一连串呼喊从庄子那边飘飞而来：“阿——大！阿大！阿——大！”巧儿的声音，显然在疾步行走或者奔跑，使得气息断断续续。

刘香要生养？据她说，生养日子在十一月下旬，不可能这么快。憨哥慌乱，失脚滑坐在冰滩，听见生灵扑啦啦飞出黑刺丛的声音。刘香给他说，这次生养她心里怕怕的。说她的肚子比怀巧儿时大，肚子里的动静，也比怀巧儿时厉害。他也害怕起来。她隆起的肚子确实大，大得有点怪。庄子里没见过怀娃娃的女人有过这么大的肚子。

憨哥拄着粪叉，小心又急迫地走过发出细碎开裂声的冰桥。女儿向前迎了几步：“阿妈肚子疼得满炕打滚，北房奶奶叫我寻你快回去。”冻成紫红的小脸全是惊恐之色。

憨哥提起背斗抡上肩头，边跑边喃喃地祷祝：“菩萨保佑菩萨

保佑……”跳堵在嗓门的心，在他走进院门时落回心窝。婴儿尖亮的哭声，把平安和喜悦从发黄的窗户送出来，扩散着一股香气。

2

房里香气浓郁，让憨哥恍恍惚惚，似在梦中。襁褓内拼命嘶喊的粉嫩肉团让憨哥再度恍惚。依刘香生前高隆的硕大肚子，怎么会生出如此瘦损的一个娃儿？几乎是一只剥了皮长着人脸的瘦猫。定睛细看，闭着眼睛拼命嘶喊的婴儿脸上，除了皱褶，不是凶相怪相；洪亮的哭声，蠕动的襁褓，证明着婴儿饱满的气力。

刘香蓬散在枕头的头发闪着汗光，疲惫的表情盖不住心底溢出的喜悦和安详，盯视婴儿的眼光充满了慈爱。憨哥见过这种眼光。下了羊羔舔食羊羔身上衣胞的母羊眼睛，就放射着这种令人心疼又心酸的目光。

“我害怕难产，没想到肚子疼了几次就养下了。”刘香气喘喘地说，“多亏了北房奶奶。”“这娃娃喊得叫人害怕哩，你快给他咂奶。”

“这时候哪里的奶！”刘香把仰躺的身子调成侧卧，将婴儿襁褓揽进怀内，一手托扶膨胀的乳房，用乳头蹭摩婴儿嘴唇。婴儿感知了母亲的爱抚赐予，迫切地拱顶几下，咬住乳头吮咂。刘香皱几下眉头，甜甜的笑挂在嘴角。

房间被怪味香气填充。憨哥俯下身子，鼻子贴近婴儿黑柔的胎毛嗅了一阵，惊惊诧诧地说：“香气是娃娃身上的，你养了个香娃娃。”

“北房奶奶说我羊水破的时候，她闻见了一股香气。娃娃养下来，北房奶奶就说娃娃是香的。”刘香把鼻尖贴在婴儿头顶，疑惑又肯定地说，“我闻着啥气味都没有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我从河滩跑回来，一进院门就闻见一股香气，以为北房奶奶煨了柏香，可又不是柏香的味道。”俯身冲着婴儿胎毛抽几下鼻子，发起呆来，“会不会……”复杂的神情凝在眉心，“有一年阿大说，巴浪村一个家西番^①养下有香气的男娃娃，三岁被吉祥寺院的阿卡^②接走了，说是吉祥活佛的转世灵童。我们的杂娃会不会……”

刘香浅笑着说：“你别疑神疑鬼，快叫巧儿炖米汤，我吃饱才有奶水奶娃娃。”紧紧地揽抱住婴儿，似怕被什么人夺去。

北房奶奶推门进来，用胳膊肘关上门扇，把捏在右手的几枚红枣，左手的两小片红纸放在炕桌上，“记得我家小媳妇坐月子剩了些红枣，寻了半天，才寻出这么几个，都干了，还有虫眼。”望着放在刘香嘴边的大碗，“给月婆子只喝清汤寡水的米汤咋成？得给她宰个母鸡。”

“母鸡下蛋哩。攒些鸡蛋，托人去街面上给她换黑糖、黄米、圆圆。”憨哥给北房奶奶数说自己的盘算：“前几天我去河滩看下一窝杂拉鸡。今早河里结冰，我去沙梁下了扣子。等抓住一两个杂拉鸡，煮了给她吃肉喝汤。”北房奶奶又说：“你得在房门上挂一条厚门帘。满间炕没有隔墙，房门一开冷风直往炕上灌，要是月婆子受了寒气，日后有你的麻烦。”

“好我的北房奶奶。别说厚门帘，家里连一片多余的破布都没有，我把啥挂在门上？”

北房奶奶盯住憨哥看了一阵，笑了：“怪不得叫你憨哥哩，一点点心眼都没有。门帘没有，家里总有闲着的口袋吧？”

懵了的憨哥心想，口袋与门帘有啥相干？忽然明白过来，“家里有三条牛毛口袋，一条装着麦子，一条装着青稞，还有半口袋豆

① 家西番：是对生活在青海东部的，主要从事农业生产，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藏族相似却又讲汉语的一部分群众的称呼。——编者注（本书中注释均为编者注）

② 阿卡：青海人对佛教僧人的一种尊称。

儿。我把它倒进仓仓,把三条口袋连在一起,就是厚门帘。”

北房奶奶手捂在嘴上嘿嘿嘿笑出声来。笑完,不无称赞地说:“都说你憨,你其实不憨。难怪乡老说你是狠人。”

3

太阳高出树梢,村巷朝南的庄廓墙被太阳抹成耀眼的金黄。三三两两的村民挤在太阳烘热的角落,暄板^①、吃旱烟、捉虱。憨哥松开腰里的紫红布腰带,理成一束捏在手里,让掖在一起的皮袄大襟小襟松垂开来,怀里顿时凉爽。经过秦家庄廓,在门外场院揽麦草的秦靳氏扔开花篮背斗,拍打着腿面的灰土,说:“憨哥你站一下。”

憨哥紧忙掖住敞开的皮袄前襟,亲热地叫了一声:“上院嬷嬷。”秦家光阴红火,时常接济贫寒的憨哥,憨哥时不时给秦家帮工作为答谢。

“你媳妇生养了?”秦靳氏一脸喜悦,“听说是儿子,养下来满房子香气?”

“就是就是!”喜悦和自豪让憨哥的回答干脆利落。

“乡老说你是狠人真没说错。不但娶了好媳妇,还养了个稀罕儿子。往后我也得叫你狠人。”袖口捂嘴嘿嘿嘿笑了几声,“忌门了吧?”

“忌了,是北房奶奶叫我忌门的。”

“我想去看看你媳妇,猜谋你家忌门没敢去。我给你媳妇准备了一合儿黄米,一疙瘩黑糖,十几个圆圆。你办完事原路回来,把我准备的东西拿去给你媳妇炖米汤。”单腿跪扶住花篮大背斗

① 暄板:青海方言,意为聊天,拉家常。

继续揽草。

聚在向阳墙角喧板的三个男人收住话题盯着憨哥走近。手拿捻线杆的顺风耳笑咪咪地问：“憨哥，听说你媳妇养了个香娃娃，高兴死了吧？你没听说过？巴浪村的家西番养下有香气的儿子，三岁被寺院阿卡接去寺院坐床，成了活佛。你媳妇给你养了个转世灵童，将后你享福哩。”

“有福也是儿子的。”此话是一块石头打进憨哥心里，激泛起他的忧虑。倘或有一天真有一伙披袈裟的阿卡拥进家门要接走儿子，他和刘香会是什么心情？用反感的眼光射一下顺风耳，快步走开。

身后暴起揶揄的笑声，追来拉鼻态的声音：“憨哥，是不是你的俊媳妇被花儿精缠上了，给你养了个发香的后人。小心你的狠人当不成了。”又是一阵笑声。

村口大榆树下，猪娃保四仰八叉靠在树上，半睡半醒地晒着太阳，脚上套着那双已经磨通后跟的鸡窝，眼窝红红的。

“猪娃保，又挨打了？”猪娃保母亲家里家外受了闲气，把气撒在猪娃保身上。大巧儿一岁的猪娃保是个苦命孩子。

猪娃保眼窝湿了：“阿妈煮洋芋叫我烧火，我用火棍拨火，不小心火棍碰上锅底，锅漏了，阿妈说我是败家子，踢我几脚。”

憨哥松开猪娃保满是补丁的大裆裤腰，脖子肿得比他的拳头还大，亮休休的。

“能走路不？能走，起来跟我走。”

猪娃保双手拄地站起来，“憨哥尕爸爸，你叫我跟你去哪儿？”

“你别管我领你去哪儿。你先说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”

“叫你憨哥尕爸爸。”

憨哥严肃了脸色，“谁让你这么叫我的？”

“我一直这样叫你。”猪娃保不解地望着憨哥突然变了的脸色。

“再不能这样叫我，你重叫一次。”

“那我叫你什么？叫……狠人爸爸？”

憨哥脸上绽出笑意，“这样叫就对了。今后不论在哪儿见我，都得叫我狠人爸爸，记住没有？”

太阳晒了几个时辰的河冰，表面已轻度融化，汪着一层消冰水汽。此刻不能过河。站在南岸探望片时，沙梁黑刺丛了无动静。决定明天一大早再去沙梁，或者直接去北岸树林下扣子。即便扣不住尕拉鸡，北岸崖头上还有野鸽子，拿上弹弓就成了。

第二章

1

端着一瓦盆热洋芋的刘香从厨房出来,发现穿着紫红斜布棉袄的下院新媳妇站在大门外望着门扇发怔,慌忙招呼:“到了门上不快点进来,张眉瞪眼看啥!”朵秦氏娶来下院做媳妇,不满十八岁,看上去还是个爱耍爱笑的大姑娘。

“我见大门上贴着忌门红纸,心想娃娃满月了,咋还忌门哩,没敢进来。”捧着羊肚手巾包的朵秦氏脚步迟疑地迈进门槛。

刘香腾出一只手伸向朵秦氏,把朵秦氏让进房里,“满月了,忌什么门。是巧儿大大心实,红纸贴得牢实,这几天没顾得扯掉。”

盘腿坐在炕上的憨哥扑扑扑吹散罩住瓦盆的热气,拣一个裂口有焦疤的洋芋递给朵秦氏。朵秦氏接住放回炕桌,打开手里的羊肚手巾包,亮出一牙子白面锅盔,“锅盔是城里姑父拿来孝敬我公公的。我公公掰下一牙子,叫我早早地送过来。我公公说,满月的娃娃能喂着吃点面食。”

刘香双手接住,“多谢你家老人想着我们,三番五次给我们好东西吃。”把朵秦氏放回炕桌的洋芋重新递给她,“吃,家里没什么好吃的,多吃几个洋芋。”从瓦盆挑拣有焦疤裂口的洋芋,放在朵秦氏手边。

朵秦氏吃完手里洋芋,衣襟上蹭几下手指,伏在炕沿逗惹已经

会笑的婴孩，着意吸几下鼻息，一股香气游入鼻孔。刘香养下散发香气的娃娃，被庄子里的村民，尤其女人们视为稀罕，都想看看这个怪异的婴儿，闻闻他身上散发的香气，证实传闻是真是假。无奈忌了门。好不容易耐过三十天，朵秦氏借着公公给婴孩掰下的一牙白面锅盔，抢先见识了这个婴孩。孩子身上果真散发着一股香气。虽然不是人们传言的那么浓重，却足以让她从陈年的炕烟气味中，把那似有似无的清新香气分辨出来。

刘香扯过炕角一件补丁摺补丁的黑斜布薄棉袄，铺展，将婴孩放在上面，大小襟左右裹住，又用两条袖管缠住，抱起来放在朵秦氏怀里，“你说我儿子身上是香草气味？”

“我在娘家当姑娘时，最爱做香包儿。装进香包的香草就是这种气味。”朵秦氏用鼻尖蹭着婴孩额头，“我闻惯了这种香味。今天闻你娃娃，肯定是香草的气味。”

“可北房奶奶说，是沙枣花的味道。”刘香用小指指甲挑去孩子鼻孔里的一块黑鼻痴。

朵秦氏认为北房奶奶说得明显有误，使劲抽几下鼻子，“这明明是香草气味，怎么会是沙枣花的？”把婴孩头脸挨近刘香鼻孔，“你好好闻闻，是不是香草的味道？”

刘香笑了，“上院嬷嬷前天来我们院里，站在窗子外面说，给娃娃做了个钻钻^①，送过来叫我穿在娃娃身上试一试。不合身，她拿回去改。我给她说，再三天就满月了，别管忌门不忌门，叫她进房里暄了一阵。上院嬷嬷说娃娃身上的香气是大荔花的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朵秦氏扫一眼给巧儿挠痒痒的憨哥，“今日天气好，太阳红红的，你的娃娃出月了，我抱出去让娃娃浪一圈吧？”话是对刘香说的，实在征求憨哥的同意。

^① 钻钻，青海方言，指贴肉无袖无领夹棉背心。

“你要不嫌闹哄，抱出去叫他晒晒太阳也好。”

刘香拽住要走的朵秦氏，取出上院嬷嬷送来的新钻钻，解开缠裹婴孩的薄棉袄，给他套上钻钻，复又裹上棉袄，交给朵秦氏。朵秦氏欢天喜地抱着婴孩走出院门，又折回院里问道：“刘香姐姐，你们给娃娃起没起名字？该怎么叫他？别人问起来我好说。”

刘香在房内说：“巧儿大大说庄稼人家的娃娃，叫啥都成。既然大家说娃娃身上有香气，就叫香娃吧。”

憨哥的声音响出窗子，“成！就叫香娃。”

2

朵秦氏抱着香娃走进自家大门高声喊叫：“阿妈、大嫂、二姐，我把刘香的娃娃抱来了，你们快来看。”

三个不同年岁的女人分别从北房、南房跑出来。婆婆接过香娃说：“这么稀罕的娃娃！”掉转香娃让他的脸盘朝向儿媳和姑娘，“你们看，才出月的娃娃，眼睛叽里咕噜转得多活泛，一看就是个聪明娃娃，长大准是个英俊小伙。”

大嫂和二姐啧啧称好，“只可惜肉皮儿黑。”

大嫂的话被婆婆接住，“庄稼人家的后人，要细皮嫩肉做啥！长大有出息就成。”鼻尖在香娃脸上蹭几下，“这娃娃实话香着。”把香娃小脸先后挨近儿媳、女儿鼻孔，“你们快闻，实话有一股一股的香气。”

大嫂、二姑娘闻了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实话实话！前几天听人说刘香养下香娃娃，我俩不信，今日眼见为实。”

朵秦氏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你们闻出了什么香味？”扫视母亲、大嫂、二姐。

婆婆皱眉凝神回味融入鼻息的那股香气，不确定地说：“好像

是牡丹的味道。”

“我闻着不像。”大嫂俯脸又闻了几下，“我闻着是海纳花儿（凤仙花）的味道，不信你仔细闻闻。”把二姑娘让在前面。

二姐连吸几下，“我闻着像是……说不上！说不上什么香气，反正闻着怪怪的。”

朵秦氏不禁纳闷。三个人闻出三种味道，加上她自己、北房奶奶、上院嬷嬷，不同的人闻出不同的香气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疑惑和好奇心陡然增高，得到进一步验证的冲动，促使她抱着香娃走出家门，在村巷里游走。她想寻找答案并向村人证实，虽然北房奶奶、上院嬷嬷先她闻了香娃身上的香气，可把香娃从家里抱出来让大家见识，她是头一个。

好奇中等待并希望尽早见识香娃的村民，尤其是女人们，听说香娃被朵秦氏抱出来满庄子夸耀，纷纷从自家出来，一堆一伙地围住朵秦氏，叽叽喳喳发表各自的见解。“馒头花的味道！”偏院婶婶肯定地说。

冶家二媳妇发表不同的见解：“是打泡儿（罂粟）的气味。”

张家大姑娘认为是石珠的味道。七嘴八舌各执己见，几乎要争吵起来。虽然有女人闻出是香草味，与朵秦氏一样；有姑娘闻出是沙枣花气味，与北房奶奶一致；可多数女人说的与别人不一样。有说是菊花香，有说是菜瓜花香，有说是油菜花香，甚至有个女人说是刺梅花气味。

迷惑不解的朵秦氏游走大半个庄子，得不到信服的解释，便对妇女们的这些表白产生了怀疑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小儿身上居然散发十几种香味，而且随时随地变化着，让对香味敏感的女人们无法准确认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朵秦氏觉得应该找几个男人，让他们闻闻。

男人们对这种事缺乏兴趣。见她抱着刚出月的小儿走过来，要么装作没看见，要么怕纠缠似的躲开。听见动静围上来的，全是

叽叽喳喳爱说话的女人。老也好，少也好，好像在别人家小儿身上，能找到自己向往已久的快乐或者什么期望。

村口场边碌碡上坐着两个男人，一个是顺风耳，一个是长腿。朵秦氏决定向这两个出门多经见广的男人讨教。

不等朵秦氏走近，顺风耳站起来说：“听人说，你抱着憨哥的儿子满巷道夸呢，你过来，我也闻一下，这娃娃是真香着还是假香着。”

朵秦氏把旧棉袄包裹的香娃托举在顺风耳眼前，胡子拉碴的顺风耳偏头歪脑端详香娃面孔：“憨哥没一点章法，做下的娃娃倒是十分地心疼。”俯脸抽几下鼻子。朵秦氏迫不及待问：“啥香味儿？”

“啥香味儿！明白是酥油味道，膻烘烘的。”顺风耳皱着鼻子。

朵秦氏失望又生气。顺风耳凭着爱打听见识多的本钱，自以为是庄子里最能的人，除了大庄的高先生，不把外人放在眼里。这种人没实话。即便香娃身上是奶气，也不至于像酥油，膻得叫他皱鼻子窝嘴。

朵秦氏勇敢地斜一眼顺风耳，对长腿说：“宋家爸爸，你是经见最多的人。你闻个，这娃娃到底香着没香着。”

长腿是庄子里出门最多，走得最远的人。曾为湟源的歇家拉骆驼去过西藏，还从西藏那边去过尼泊尔。朵秦氏下意识认为，能从长腿嘴里得到最确切最权威的解答。

长腿端详婴孩眉眼，而后抽鼻子吸气，“是有一股闻见闻不见的香气，是……”仰脸望着蓝天，“让我想想。”片刻，说：“好像是赞丹树（菩提树）的味道。没错！是赞丹树的味道。拉萨寺院里这种树多，我闻过这种气味。塔尔寺小花寺院里也有两棵。我肯定，这娃娃身上的味道是赞丹树的味道。”

自出生长到十八岁，朵秦氏只在河湟地面上生存，往西没进过小峡，往东没出过老鸦峡。塔尔寺、赞丹树这些名字，听着遥不可

及。可她相信长腿说得有道理。花有花的味道，树有树的气味。比如杨树、榆树、桦树，仔细闻就能闻出不同的气味。香娃身上的香味，有人闻得见，有人闻不见，说明气味很弱很淡。鼻子灵可以闻见，鼻子蠢就闻不见。这一会儿有、一会儿没有的气味，真像是树木散发的。可见长腿爸爸的说法最值得信服。

3

时近正午，冬眠的田野空旷寂寥。田地涧坡上的树木，一棵一棵孤单地挺立着，疏朗的枝条一动不动。一匹瘦马垂着脑袋立在田地边缘，慵懒地踏步，蹄下扬起阵阵飞尘。几只野狗你追我赶慌迫地跳过路边涧沟向远处跑去。辙印蹄痕驳杂的官道上空无人烟。西边小峡、东边碾伯，隐没在灰蓝色蜃气中，飘飘忽忽。几只苍鹰在蓝得耀眼的深空悠悠盘旋。

朵秦氏认为正午时刻不该这么寂静。这种反空的空静寂寥衬托她的孤单，不禁有点莫名地害怕。她边走边想，顺风耳和长腿的话加重了她的莫名的害怕，心里冒出一连串疑问。从憨哥家抱出香娃到现在，已经三个多时辰。刚出月小儿，被生人抱着在外面游走，又被那么多唧里喳喳的女人接过去抱过来地评头论足，总会哭几声，踢踏几下的。可香娃一直乖乖的。再说，刚出月的婴孩，随时要咂奶，三个时辰闻不见母亲气味，咂不上母亲奶水，定会哭闹。可香娃一直乖乖的，如同一个既聋又哑不知饥饱的古怪娃娃。如此一想，莫名的害怕加剧了几分。仔细打量怀里的香娃。薄棉袄裹着的香娃，在领豁内扭动着头颅，圆圆的眼睛直盯朵秦氏，一下一下皱着眉头，咂吸嘴唇，十足是胎毛小儿令人心颤的憨稚，没有一丝一毫怪异现象。朵秦氏看得慈心荡漾，爱意沸腾，禁不住凑上嘴唇，在香娃肉嘟嘟的小口上亲了几下。顿时，那股似有似无的香

草花气沁入她的肺腑。

耳后传来铜铃铛欢欢的摇响和紧迫的蹄声，一头走骡从朵秦氏身边踏踏而过，后鞅和尾巴梢甩着几缕红丝垂穗，鞍鞅上稳坐一位着装整齐的年轻后生，左手拽着辔头，右手抡着续有红丝穗的缰绳。从搭在鞍鞅后边的帆布褡裢，朵秦氏看出这是一位邮差，从川口那边过来要去省城。

走骡经过朵秦氏身边后，青年邮差回头打量抱着婴孩的朵秦氏。走骡走远了，他的眼光还揪在朵秦氏身上。朵秦氏慌忙离开大路，跨过枯草凄凄的圪坎，想回头看看那个骑走骡显得十分威风青年邮差，却被羞涩劝住。而骑走骡的邮差却吼唱起来：

尕马儿骑上官道上走，
老鸦峡摆在了后头；
麻不过花椒辣不过酒，
香不过尕妹的舌头。

高亢清亮的吼唱，在空旷寂寥的田野震荡，也让朵秦氏放慢了逃避的步伐。邮差向她传达他的一种向往。朵秦氏感觉面孔发烫的时候，怀里香娃猛劲蠕动几下，哭起来。朵秦氏一边拍一边嗷嗷地哄着，加快步伐闪进两座庄廓之间的巷道。邮差见不着她了，她也听不清那惹人的吼唱，可香娃继续哭喊着，哭声越来越烈，抗议什么的气势。

等得心慌的刘香听到院墙外传来儿子哭声，急忙迎出大门，一脸恐慌的朵秦氏已经来到门口，“香娃猛乍乍哭起来，怎么哄也哄不乖。”

刘香抱住儿子，放在炕头解开缠裹的棉袄，原来棉袄湿了一大块，新钻钻下摆也湿渍渍的。笑着瞅一眼观看究竟的朵秦氏，“到底是新媳妇，没拉过娃娃，尿湿了也不知道。”三五下抽去棉袄，把光溜溜扭动的小身子揣进怀里，掀起汗衫大襟，用奶头引惹儿子。